



# 麋鹿

刊头摄影:杨国美  
题字:赵守阳

## 生活素描

# 王奶奶的乡居生活

◎王旭

“王奶奶”这个称呼,是我借用的版权,它是乡亲们叫我母亲的专利。我之所以这样称呼母亲,是因为王奶奶至今还住在老家,她与这里的土地和乡亲们更亲近。现在,我就坐在王奶奶的对面,和她一起吃饭聊天。

“早上蹬三轮车到南庄,乘公交车到村部”,我知道母亲说的公交车,就是老家的“村村通”,慢又长,它把西北片区所有的村庄都连在一条线上;“然后又上3路车到洪桥”,这趟车是城市公交的延长线,全程五十多公里;“我叫他在大桥南停车,驾驶员不肯开到米厂,结果又往回跑一里多”,母亲乘车的距离只有一公里,如果再往回跑半公里,那就完全失去了乘车的意义。

我问她到洪桥做啥?她说:“后天过生日,买菜。”我说:“菜不要您买,今天我带了回来。”她又说:“全放冰箱里后天吃,等你哥哥和妹妹一起回来”;我和王奶奶的对话还在继续:“买两条鱼,刚洗好

要下锅,大花猫来抢走一条。”此刻,我正把筷子伸向剩下的一条,时间正好定格在上午十点半,我笑!我又问:“今天午饭为啥这么早?”她说:“我还没有吃早饭呢!”这就是王奶奶大半个上午的幸福时光……

王奶奶今年89岁,现居住在乡下,一个人独立生活着。几年前我们让她进城和我们住,她不同意,所以这个目标一直没有实现。最近我们还在动员她,发动过亲友,兄妹们轮番劝她,结果舅舅爹被地搬来当救兵,舅舅爹说:“你们妈妈不想进城那就算了,她说住到城里不自由。”

那么,现在王奶奶的生活近况怎样呢?一块菜园,保障她的基础供给。每次回去,看到青菜、蒜绿,生机勃勃的一片菜地,好像就能看见母亲一直在菜园里劳动,心头总有一股惆怅与不安。王奶奶啊王奶奶,您不再年轻,但愿您的一切都能安好,千万别伤着了您!由于王奶奶的菜园丰

厚,我们每次都能带一些回城。

一桌麻将,开启她的娱乐模式。现在空心村的人口老龄化,能和母亲坐在一起,打一局麻将的人实在不多。要想凑齐,已经牵涉到南庄和北庄两个地方的人。她们打几通电话预约,届时南庄人就会拄着拐杖如约而至。四个老人坐在一起,年龄相加已经三百四五十岁,照着门前打进来的阳光,开开心心玩上半天,不知不觉一个下午的时光,就偷偷地从她们的身边溜走。

一台电视,驱散她的寂寥长夜。夜深人静,有时还从窗外传来萧萧的风声和雨声,那是独居老人最孤独的节奏。老人躺在床上,睡眠减少,冷清空余,无人说话,无人聆听,王奶奶的法子就是打开电视,无关喜欢什么、内容是什么、是否精彩,只要屏幕上有人,有声音,她就不再空虚害怕。电视坏了再买一台,还没等我腾出时间,妥妥一个大平板,动用的可是王奶奶自己的采购途径,没有要我费一点心。

年龄愈来愈大的王奶奶,个性特色也越来越鲜明。她固执,不相信医生的话,什么食品忌口,什么习惯改良,她一概不听,哪怕小小的改进也不能做到。她说已经这样过了一辈子,改不改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了;她倔强,家人不让她再种“十地”,她偏要去种靠在河边的那块地,说什么靠在水边,不花大力气就有水,结果掉进河里两次,一次自救,一次他救。她善辩,妹妹要把那辆旧三轮收,她说她有哮喘病,一二十米拉拉东西总能省点力气。可是这辆车一直在当她的代步工具,赶集、上菜市场都骑它。

当下,王奶奶是一个高血压老人,因为改换新降压药,肿着双腿;她的右脚踩着骨裂的旧伤,是以前学三轮车留下的记号。她一个人坚持的乡村生活,那种精神,那股仍不服老的手劲,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,但也是我们的痛点。我乡下的王奶奶,还未进城的老母亲,我们衷心地祝福您:岁月安祥,永远健康!

## 往事如烟

# 晒小盐

◎袁红

父亲是我带到海边的。搀着父亲,一节节台阶下去,扶着他坐在最末的石阶上,父亲面朝东南方的大海,指着远处水天相接处,原本那边还是海堤,我们家的船就停在那里。父亲出生在渔船上,大海才是他故乡!

父亲一脸眷恋,絮絮叨叨又说起了过去的故事。

明朝洪武年间,我们祖先从姑苏阊门迁至淮郡,大约五世祖时,我们家一支迁到了滨海八巨。

五世祖这个人有许多故事,当年他赶着二十条水牛来到振东海边,把牛换成了船,当地还有一首歌形容他的阔绰,“海枯石烂穿不到袁绍万。”

到了我大爷爷辈,家中日子就很不好过,全部家当只有一条木船。我估计祖上不是渔民,所以我大爷爷和爷爷只能靠大海的周边来活命。偷偷晒小盐,是当年非渔民的海边人唯一的活路。

封建社会盐和铁是国家控制老百姓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。无边无际的大海,翻卷着滔天的海浪,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盐普通老百姓是不能晒为私有的,哪怕是活命也不行。海水晒出来的盐老百姓称为大盐,可以直接食用;而我爷爷偷偷收起来的盐被称为小盐,不能直接食用,只能用于腌制食品。

小盐是靠草木灰吸出来的。在盐碱地上把草木灰撒下去,夜里下露水,草木灰吸足了碱水,滴到挖好的坑里,再把碱水熬干了,就是粗制的小盐了。父亲说他五岁就学会了扫场。七月八月九月每天日晒夜露,辛辛苦苦地收灰,铲灰,晒碱水,也能晒出几袋子小盐。最怕海边的下雨天,雨水来得急,灰来不及扫到家里,一场雨落下来,洗得干干净净,什么都不剩下。

到了十月中下旬,家里就得出去卖小盐。爷爷拉纤,奶奶掌舵,怕三四岁的父亲掉水里,所以父亲正常要被绑在船上,到大姑出生后,就兄妹俩面对面一起绑在船上,看大木船从海里出来,顺着八滩河、通榆河,一路走到大丰的斗龙港,一路走,一路卖小盐。当时的老百姓都很穷,人家买不起大盐腌制年货,只好买小盐,没钱买可以拿东西换,家里有什么就换什么,像红豆、花生、黄豆这些也换,分门别类整理好,回去时再一路换粮食,伍佑、盐城那边人家做豆腐,豆子也好卖,还可以换豆饼带回家,就是过冬的主食。一路来来回回,都要到腊月月底才能回到家,家里过年也有了粮。

到了1948年分土地,家里把船卖掉了,小盐也不晒了。卖船的钱买了两间房子,从此我们家过起了陆地生活,再也不用在海上漂泊了。



恋寻 徐群振

## 生活感悟

# 药店小伙儿

◎王毅

去年五月,我生病去医院诊治开药,吃了几天症状见轻,为巩固一下准备再吃点药,懒得去医院开,便想在家附近的药店买点。于是,我拿着药盒,到处询问,就这样,认识了那位药店的小伙儿。

我住的这条街,大大小小分布了十几家药店。那天从街这头走到那头,基本上所有药店我都进去了,可就是没有医院开的这种药。虽然没有,但药店工作人员都很热情,无不跟你介绍类似的药,并且一口一个保证治疗效果都一样。

后来实在没找到一样的,就想买两盒类似的药算了。走进最后一家店,接待我的是个小伙儿,年纪不大,戴一副眼镜,大学刚毕业的样子。询问情况后,他和其他药店人一样,先是摇头,然后也是指着几种类似的药,我说那就买两盒吧。谁知小伙子却劝我最好别买。我问为什么?小伙子解释:“你吃的那种药是新一代的产品,我这里的几种药都不如你那个。你一直吃好药,换一种效果不如它的药,结果起不到多大作用。反过来,你要是一直吃别的药,现在买那种药,就能起很大疗效。”

我一下子明白了,很简单的道理,就像一代、二代升级的商品一样。可为什么别人不这样说,相信不是药理知识的缺乏,而是一个不同青红皂白就是推荐卖药的营销行规所致。

打那以后,我和家人购药都到这家药店,找这个小伙子,我信任他给我推荐的所有药品。有时路过,看他忙也进去打个招呼,但他还是忙的时候多,不是有人指名道姓找他,就是在那儿介绍药品。

过完年又去药店,小伙儿没在,隔几天再去还是没在。一问才知道,小伙子辞职了,我叹了口气,说真不错的小伙儿啊。药店老板同样叹气,说这样的员工不好找啊。是啊,我感同身受,这种恪守良知,不为卖药而卖药,为治病而卖药的员工,上哪儿找啊。

忽然想起曾问过小伙儿那次不卖药的原因,小伙儿只说了一句:“卖药就要对症下药,及时治疗。”多么朴实的回答,一直让我记着。

◎骆飞

斑斓的图画。除了白花花的花碱,红彤彤的盐蒿,更增添了绿油油的麦苗,黄澄澄的稻谷,还有蓝莹莹的天。大海更把包容万物的胸怀,起落有序的节奏,汹涌澎湃的活力,都注入了海通人的基因。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,海通通海,得天独厚。告别闭塞,水陆皆通达,通东通西通南北,接天接地接八方。大海之魂,自然之美,文化之韵,构成了生龙活虎新海通。

我曾数次行走故乡,从闸北中尖片到通兴片,从闸南大尖片到东海片,大路小路路路通,顺风顺水顺民意。田园风光,乡村风貌,民族风情,传统风味,诸风扑面,沁人心脾。如果要我给海通一个定义,我想说,海通,是一个卷着裤腿从水里、从泥里、从历史深处兴冲冲走来的孩子,更是一个张开双臂向自由、向幸福、向灿烂未来奔跑的强者。海通,是生在此处能自豪一辈子的幸福家园,是让人迷醉,来了就不想走的水韵故乡!

## 中华大地

# 童装织里

◎李秋生

织里,一个有诗意的名字。很容易使人想到这里是织女的故里。

当我们一行走进织里时发现,浙江湖州织里镇与织女的传说没有什么关联,但织里大多数人与织女是“同行”。

“中国童装之乡——织里”的广告牌赫然矗立在织里入口处,给人们留下强烈的第一印象。大街小巷,满目皆是纺织门店、销售布行。这些铺子一间连一间,令人目不暇接。

织里如同庞大的工厂,织布、售布、制作童装、市场批发、网络营销,形成一个巨大的服装产业链。

不仅如此,童装带动了出租业。来自安徽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南、福建、江西等二十多个省份的打工族组成若干个夫妻店,他们星罗棋布分布在城中和城郊出租房内,夜以继日生产制作各式各样的时尚童装。他们边制作,边与我交谈。我说,可以为你们拍照吗?他们说可以。在织里,这样的小工厂有数千家。

童装扩大了餐饮业。来这里创业打工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,口味不同,餐饮业自然聚集了全国各地的特色餐饮。最受欢迎的还是带有麻辣口味的饭店。

童装促进了旅游业。太湖南北东西,苏州、湖州、无锡隔湖相望。织里位于太湖南侧湖畔,长期以来,这是一片未被开垦的“处女地”。随着织里童装的兴盛,国内外客商纷纷到这里采购,使到这里观光游玩的游客与日俱增。实力雄厚的旅店投资商看中了织里,到织里建起了现代化的酒店,几幢摩天大楼拔地而起,客房多达二万六千间。不但大型游客团队可以入住,还可接待安排大规模的国际会议。

童装推动了市区发展。太湖边新建起太湖古镇。这里餐饮、住宿、戏剧、剧本杀、民俗馆、卡拉OK歌舞厅,一应俱全,帅哥美女喜欢光临,中老年人也乐此不疲。人们在太湖观赏游玩之后,到这里休息休闲,放松一下,是

最佳选择。产业带来了人气。织里最兴隆的时候,常住与流动人口高达46万人,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镇。

织里的活力来自地缘、商机、信息,但关键来自人才。这次接待我的是几十年前相识的朋友和他的儿子。朋友中等个头,但他的儿子“青出于蓝胜于蓝”,一米八几。人高,才能也高,思维敏捷,精明强干,善于交际。他在织里闹市区有一间布行,不仅精通市场,对历史、文化、书法都有一定研究。听说我喜欢写,出过书,他自荐担任我的“义务导游”,介绍织里。

我有晨练习惯,早早起来,走上街头,看看街景,拍摄照片。一位中年女子走来,向我微笑,可能她知道我是外来客。我问:“你是本地人吧?”她回答:“不是的,安徽人。”我说:“在这里制作童装吗?”她说:“做网上直播销售。”我问她到这里多长时间了?她说,十几年了。

织里,美丽又神奇,令我难忘。

## 心香一瓣

# 迷醉海通

海通,是我的故乡。癸卯年春,踏春归故乡,心潮难平。与友小聚,每每谈及海通,总会激情燃烧,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海通走水运。海通人逐水而居,沿水而行,以水识地,上善若水。沟浜、南坎、大尖、中尖、团塘,射南、窑湾、支鱼、鲈鱼港……大多因水而生,因水而活。海通人白手起家,万众一心,年复一年,开河修渠,大兴水利,织起了四通八达的水网,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。足踏海通,河港沟渠,纵横逶迤,湖塘迂回,沿路绕行。

若言水之妙,首推射阳河。弯弯曲曲,大大小小的水流,汇聚成浩浩荡荡奔流入海,射阳河,穿镇而过,犹如一支大动脉,牵系大小支流,把百折不挠、生生不息的精神,注入海通大地的每一条脉络,生发出无穷力量,共同成就了“鱼米之乡”的旖旎风光。倘若天朗气清,顺流而下,迎旭日东升,看惊涛拍岸,心潮逐浪高;抑或溯流而上,左顾右盼,一幅幅天人合一的图景奔涌

而来,怎一个“美”字了得!

因河而有闸。射阳河闸,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重点工程,名扬大江南北。一闸分两水,双臂拥江海。镇历代海水倒灌之灾,造百年安澜之福。有曰:长虹卧波天上景,众星托月人间桥。驻足共青桥头,举目西望,亦有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佳境,更可见落日熔金三日串珠之奇观。

跨河过闸登福地,高塔耸云扑面来。距闸往南百余米,便闻晨钟暮鼓,竹海梵音,此乃息心寺也!寺庙大抵藏于深山,或处偏僻一隅,然此处息心寺偏安川流不息的交通要道,闹中取静。进得寺庙,方觉步入另一世界。庄严、肃穆、幽静,深得“大隐隐于市”之妙,给人以无限的静思和遐想。立于塔下,忽然满天锦绣,抬头仰望,天地一体,云蒸霞蔚,亦真亦幻,似入仙境。顿觉神清气爽,宠辱皆忘。真所谓“不俗即仙骨,多情乃佛心”,息心,实至名归!出寺门,行数十

米,便见明达职业技术学院,桃李芬芳,春风拂面,更觉海通天阔地广。

不得不说的是日月岛。射阳河在奔流入海的末端,竟神奇般拐了一个大弯,圈出一方四面环水的岛来。岛不大,树木众多,四季叠彩。水相拥,尤以两湖为胜。因分东西,故得名西湖东湖,似明眸仰望白云蓝天,两湖相连,又合称明湖,巧合了日月。水岸曲折多变,沿途有码头、驿站,水面常有水鸟惊起,扑棱棱如弹拨琴弦。环湖十里道,野花相伴,樱花迎春,桃花张笑脸,荷花频点头,串起风光无限。岛上人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闻鸡犬之声,谈家长里短,其乐融融。近年又添日月岛游客中心、滨湖商业街、童话水乡民宿,游人不断。

海通得海利。海通滩涂乃少有的“会生长的土地”,在出生与成长的整个生命周期,都在接受大海慷慨馈赠。黄海潮起潮落,聚沙成堆,集腋成裘,不断为海通延伸原生态湿地。一张白纸,慢慢地画出色彩

## 漫画



立法保护 新华社发

生活素描  
往事如烟  
中华大地  
生活感悟  
心香一瓣  
漫画